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十八回 李家寨賊人拷成龍 滑縣令緝捕二電頭

詩曰：損友敬而遠，益友近而親。 結交擇德義，不論富與貧。

君子淡如水，歲久積於真。

小人甜如蜜，轉眼成仇人。

馬成龍被李虎臣餘黨用絆腿繩絆倒，杜明用刀就剝。旁邊眾人說：「且慢！等著把他帶到咱們家再說。」此時眾人就把成龍捆上，拉著他那匹黑馬，抬著成龍，一直望南，連金文學也抓住，拉著一同上李家寨。

韓三、劉四害怕，上西院說：「賢妹，我們金大兄弟被人抓了去啦，他們來搶你來了，你還不快想主意吧！是我們要跳牆走了。」何氏娘子一聞此言，心中害怕，獨在屋內悲悲慘慘，將門關上，要上吊死。方要拴繩，只聽外面有人叫：「女兒，你不必尋死，我自有道理。」何氏一聽，隔窗一望，見一白髮老頭兒在那裡堵著門站著。何氏並不認識他是誰，說：「你老人家不可錯認了人嚇。」老翁說：「我實告訴你，我不是惡人。由你自幼兒五六歲之時，你父親在這裡教書之時，我認你作的乾女兒，你忘記了不成？」何氏一聽此言，「說的有理，也許是真。他今天來瞧瞧我，不然，他如何知道我父親在此教書？無奈他這大年歲，怕是不成，難與賊人動手。」正想之間，聽得那老翁說：「你不必心中狐疑，我在這外邊坐著，等著賊來之時，我如把賊擋走了，我再見你，細說我的來歷，你也先不必死。」何氏半信半疑。只聽東院中李虎臣大嚷大叫說：「白使我的銀子，我是不答應！我與他有個地方說話，我先把人接了走。眾人跟我來！」方一進西院子，見路北里門首有一個老翁坐在那邊台階上，有一塊石頭在那邊放著。那個老頭兒身穿白綿綢褲褂，青洋綢單套褲，白襪青緞白鞋，旁邊放著一個青綢綢大衫；黑面目，白鬍鬚；用手將石頭一拍，石頭就碎了，說：「李虎臣，你好好的過來！你如要攔的住我這一巴掌，我就把你饒了；要沒有石頭結實，你就不必前來討死！」李虎臣一瞧，心中害怕，說：「我也不必與他動手，咱們先回去吧。」李虎臣叫眾人快走。此時那老頭兒把眼一瞪，說：「你等往哪裡走？老翁子非得把你們結果了不可！我也絕不能與你們善罷甘休！」說著站起來，直奔眾人而來。大眾與李虎臣心中害怕，一直的就望外跑，一個個連命也不顧了。少時，出了大門，李虎臣上車，大家逃走。

回到李家寨，見裡邊人出來迎接，李二電頭下車進裡面外客廳。上房五間，東西各有三間配房。天棚底下捆著金文學、馬成龍，二人在那裡大罵不絕聲。李虎臣到上房廊子底下落座，說：「你等將獨眼龍謝聰送回他家去了？」眾人說：「是送回他家去了。」又吩咐：「將山東馬給我帶過來，我問他是作什麼的。他好好說實話便罷，若要不然，你們把那石頭槽兒扛子預備好了就是。」左右有人答應說：「既然他這個姓馬的拿了來，也要問問他，在咱們這個地方有案沒有案，叫他打一個托案。」李虎臣說：「有理。把他給我帶上來，我問問他。」

眾人把馬成龍帶上了上房台階以下，眾人說：「跪下！跪下！」山東馬說：「跪什麼？別裝著玩了！」後面有一個小子用槓子把成龍腿一打，成龍不能支持，竟翻身栽倒就地。李虎臣說：「我們滑縣近來出了一案，大概是你作的，在路打劫過往官長，你們是有多少人？趁此實說，免得莊主動刑！瞧你不是好人，你又幫金文學動手，打壞了我的徒弟。你說便罷，要不實說，我必要動刑勘問！」山東馬破口大罵，說：「小子，你自管來，我偏不怕你打我！咱們兩個有地方去說去！」李虎臣吩咐：「動刑！」只見眾賊黨齊來將山東馬用石槽一掂，那槓子一輒，「嘎游嘎游」的，山東馬的骨頭都酥了，疼痛難忍，說：「李虎臣，你放下我來，我招了就是。」看來是什麼樣的英雄也是怕打，又怕非刑。此時成龍心想著說：「這個東西，大概必將我送入縣衙，那時我見了知縣再說也不為晚。」想罷，說：「打劫過往的官長是我們。你不必動刑了，到縣裡再說。」李虎臣吩咐：「把他帶下去。帶上金文學來，我瞧瞧他！」

少時，成龍由人帶下台階，就在天棚底下捆著。又把金文學帶了上去。大家齊嚷：「跪下！」金文學嚇的戰戰兢兢，正待要跪下，只見外邊門上來報說：「有滑縣公差王雄王頭兒、李豹李頭兒，帶領二十多名伙計、四輛車，在門首要見莊主，不知所因何故？」李虎臣一聽，一楞，心中說：「沒有事，他們來作什麼？」遂吩咐：「請暫把金文學捆在下面去。」

少時，家人帶進兩個頭兒，一見李虎臣，都說：「莊主，你別走，我們老爺叫我們來請你來了，你快些跟我們走吧！」李虎臣說：「二位既來到我這裡，是誰把我告下來了？你們說說，我就知道了。」二人說：「你要問原告之人，跟來現在門外，你跟我們到外面，你一瞧就知道了。」李虎臣說：「原告在哪裡？」兩個頭兒說：「在大門以外等著你哪！」李虎臣氣往上一衝，說：「我去瞧瞧他是怎麼個人物？吃了熊心，喝了豹膽！」站起來往外就走。方至大門，只見有二十多名公差在那裡站著，一見李虎臣出來，大家說：「來了，來了！老頭兒，你見他吧！」又見從人背後過來了一人，把李虎臣嚇了一跳。

原來是那個老頭兒，就是方才在金文學家中那個。因他們大眾搶人，被他追跑了。他就說：「女兒，你不必害怕，你在這裡等候，我去告他去！」何氏說：「你老人家姓什麼？我還不知道哪。」老頭兒說：「我叫報應。」正說之時，韓三、劉四回來了，報應說：「你兩個把門關上，我去上滑縣去告李虎臣去。」說罷，揚長而去。

至滑縣才五里地，到衙門一喊冤，裡面門上二爺出來一問他，他說：「我是大府的人，姓鮑，名英，先在外面保鏢為業。這李虎臣是我乾兒子，他自幼就不務本分，近來我在他家中住著，他又約人打劫過往官長，窩贓隱賊。我勸他他不聽，他反說我是壞他的事，我不應該管他的閒事。因為地面上出了這樣逆案，我怕叫老爺的貴差訪著，我有知情不舉，縱賊脫逃之罪。」門上人叫值日班頭，帶他回明老爺。當堂派王、李二位，帶二十名散役，去拿李虎臣。眾人方要走，鮑英說：「老爺別叫他們去，怕拿不了來，那時我倒鬧了一個妄告不實之罪，我跟了他們去吧。」老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也好，王雄，你帶他前往拿獲李虎臣。」眾人這才出了衙門。在路上，鮑英說：「二位班頭，你們知道李虎臣是個龍陽生不知？」眾人說：「實在不知，這話是真的嗎？」鮑英說：「焉能是假的哪！他跟我睡過覺，他是我的龍陽生，你們如果不信，到了他那裡，他一見我就跑。你們可別告訴他，是我告了他；要是告訴他，那時他就不敢出來了。我說是不是？」眾人半信半疑，也不知真假。少時，到了李家寨，他們二位班頭進去，不大的工夫，將李虎臣領出來，鮑英說：「小子，你還認得我嗎？」嚇得李虎臣往裡就跑，背後面兩個頭兒把他鎖上，說：「姓李的，你先別走，跟我們過堂去吧！」二位頭兒去到裡邊，把天棚底下捆著的馬老爺與金文學解下來，帶著到衙門去。王雄、李豹說：「馬大老爺，你為什麼叫他捆上？」成龍說：「到了衙門就知道了。」原來這兩個頭兒，那一天奉縣主之命，在桃柳營去探聽欽差從那條路走，正遇成龍，說了半天話，今天不知為什麼叫李虎臣捆在這裡，故此認得。先解下成龍，說了好些個好話；然後把金文學放下來，一同上縣衙。

正值老爺升堂問事，王雄上去稟明說：「奉旨查辦黃河堤工的欽差伊大人的委員馬老爺，不知為什麼在李虎臣家捆著，現在外面，要見老爺。」知縣王仁吩咐：「請進來！」成龍進內，至大堂，知縣叫「看座」。成龍落座。知縣問：「兄台來此何干？為何與李虎臣打架，不知所因何故？請道其詳。」成龍先通其名，就將「奉大人之命，上衛輝調兵，從此路過，住金家店，早晨起身要走，正遇李虎臣至金家店搶人，瞧見我這匹馬好，他一定要買，我再三不賣，他喝令人將我馬匹、公文、褥套一同搶去，又用絆腿繩將我絆倒，拿到他家，私立公堂，嚴刑審問。他還說我是打劫過往官長之賊。正在審問之際，被老兄貴役一並傳來。我也不打官司，把我的公文、馬匹給我找來，我就走路，也不管別的閒事。」

知縣吩咐：「把鮑英、李虎臣帶上堂來。」先問鮑英道：「你告李虎臣窩贓隱賊，如果是真情，本縣定然有賞；倘然是虛詞妄告，必然重處於你。」鮑英說：「老爺如其不信，老爺帶著人一同去起贓，我為的是老爺地面上的公事，又不是我兩個人的私仇。」知縣又問李虎臣道：「你這個東西，膽子太大，目無王法，打劫官長，搶奪委員老爺的公文、馬匹，大概並非好人！」吩咐王

雄、李豹：「帶著鮑英、李虎臣前去起贓，務要將委員老爺的公文、馬匹急速帶來。」眾人下去。

李豹帶著李虎臣，王雄帶著鮑英，到李家寨將贓起出來，惟不見了褥套，公文。眾人無法，出李家寨帶領二人回衙，再作道理。行至半路，李虎臣一想：「這場官司我可打不了，我得想主意逃走。」想罷，說：「李頭，咱們哥倆有交情，你把鎖子鬆一鬆，我解一解手兒。」李豹把鎖一鬆，只見李虎臣雙手一奪，帶鎖而逃。李豹將要去追趕，王雄說：「你別追他，他的案情重大，我知你們兩個人是甚麼事？他要是用錢買通了你，他跑了你也跑了，莫非叫我一個人打這官司嗎？不行，你別去追了！跟我的伙計們，把李頭給我鎖上。」李豹說：「王頭，咱們一個衙門當差，可過不著這個樣子。」正說之際，見鮑英說：「我給你們追去。」說著，反身就跑。王雄也要去追，李豹說：「等等！方才我要追去，你不叫去，叫人把我鎖起來，你這回也別走。跟我的伙計們，把他鎖起來，不用原被告兒了，這場官司咱們兩個人打了吧。」說著，來到衙門。